

□艾平

## 家乡的柳叶蒿

絮语

在呼伦贝尔,你要文绉绉地叫这种野生植物的学名柳叶蒿,百分之百会有人向你投来莫名其妙的目光。这里的人一般不知道柳叶蒿为何物。但是你如果提起柳蒿芽或者库木勒,他们会立马熟人儿似的向你咧嘴一笑,跟你津津有味地聊上一气。比如,今年偏早,柳蒿芽的苦味儿重了点;比如,你上火用了不着吃药,用库木勒煮水喝喝就降下去了……忙碌的人还可能这样说,出差回来第一件大事儿是喝一顿柳蒿芽汤,不然眼睛不亮肚子发沉……依偎着大自然长大的呼伦贝尔人,身心神情尽由柳蒿芽或者库木勒浸润出了包浆。

柳叶蒿是一种菊科、菊目、属属的多年野生草本植物,达斡尔族语中的“库木勒”,意为柳蒿芽。柳蒿芽严格意义上讲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词组,说的是柳叶蒿的嫩芽。五月初始,大地回暖,山野还是黄色的,有时还会突如其来地下一场雪。柳叶蒿就在这微寒之际,从旧年干枯的母根中冒出了嫩芽,浓浓地绿着,浓浓地香着,只要有阳光,不消三五天就长到半尺高,呼伦贝尔人视为美食的就是这个时机里的柳叶蒿嫩芽叶。

查资料,有说柳叶蒿就是萎蒿,有说在古老的《尔雅》中,萎蒿被称为“藜”。注明其可食可药,“藜”应该是白蒿而非柳叶蒿。还有人抄出宋代苏轼的《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中的“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并附上柳叶蒿的照片,以证明柳叶蒿即是萎蒿,而萎蒿就是“藜”,总之莫衷一是。我也是在江南江北行走过,尝尝过得几回的人,芦蒿、茼蒿菜着常见,还真没见过柳叶蒿上桌。回到家乡的草原林地,恰恰看得明晰,柳叶蒿是北方的产物,是达斡尔族让柳叶蒿在人类的食谱中大放异彩。这样说毫不夸张,300多年以前,达斡尔人生活在黑龙江以北广袤的山野里,为抵御外国入侵者,他们梯风沐雨,流血牺牲,当弹尽粮绝时,就在河边采柳蒿芽,用开水一烫作为粮食充饥。出征征战,父母会把晒干的柳蒿芽搓成碎末,装入儿子的行囊,让他们在饥渴火旺时,用水冲饮,恢复体力。后来,达斡尔人南迁到大兴安岭地域嫩江边的林缘草原。落脚高寒之地,何以果腹?“没有江河的地方,达斡尔人不安家;没有流水的地方,不长柳蒿芽。”尽管那时候他们并不知道,每100克鲜柳蒿芽中含有蛋白质3.7克、脂肪0.7克、碳水化合物9克、粗纤维2.1克、胡萝卜素4.4毫克、维生素B20.3毫克、烟酸1.3毫克、维生素C23毫克。但是他们凭借山林中人敏锐的触觉和嗅觉,在荒野百草中反复筛选,选中了柳蒿芽。柳蒿芽可在饥肠辘辘的时候填饱肚子,可以在收获猎物的时候搭配油脂,一炖解千愁,让大人孩子顿时容光焕发。达斡尔人逐水草放牧、种回、打猎,亘古如初的大自然,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源,柳蒿芽成了他们的救命菜,也成了他们不可替代的家常菜。

不过,老天的恩赐总是有时有响的,柳蒿芽的鲜嫩期只限于初春时节,而老了的柳叶蒿,干硬苦涩,只能做草药用了。于是,聪明的达斡尔人,便在这个时节里纷纷出动,集中采摘柳蒿芽,随后阴晾成碧绿的干菜,以供平常食用。好在老天冥冥之中的安排缜密长远,被掐去了芽头的柳叶蒿会继续开枝散叶,照样结籽,总是明春再见。岁岁年年,人与自然,就这样相辅相成,瓜瓞绵长。

时至今日,餐桌上的柳蒿芽菜品也是花样翻新,与时俱进。你在呼伦贝尔随便走进一家餐馆,老式的柳蒿芽炖猪肉丁配家雀蛋饭豆儿肯定有,柳蒿芽蘸鸡蛋酱也肯定有,若细问,你就会发现,柳蒿芽菜单其实早就添加了新内容。形形色色的经营者们,在接受了达斡尔人奠定的柳蒿芽美食之后,不停地加持,不停地演绎,令柳蒿芽的新做法花样迭出。丸子、包子、饺子、炖鱼、配烤肉不说,竟然连柳蒿芽披萨、柳蒿芽肉冻、柳蒿芽沙拉也问世了。凡此种种的柳蒿芽美食,跟着每个冬季“孔雀东南飞”的人,到了海南,到了上海,到了北京,到了广东,一步步向大雅之堂迈进。在割腥喷膻的餐桌上,成了一道清火解腻的食疗佳品。《本草纲目》载:柳叶蒿“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肠胃。”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柳蒿芽具有清热凉血、清热利湿、清热利尿、降脂、降压及降糖等作用。对于感冒发烧,肠胃不适,肝炎,肝硬化腹水,有一定作用。

我对于柳蒿芽的最早记忆在四五岁时。那时我被忙碌的父母放逐在我的太姥姥家养着。太姥姥小脚,头上梳着疙瘩揪儿,穿一件黑蓝色大襟上衣,手里总是离不开一只翡翠嘴的旱烟袋,一辈子勤俭持家,一辈子不惜汗水惜米粒。春天一到,她就颠着小脚,挎着土篮子,疯狂地冲向河边的林地。我追着她拼命跑,总是被她落在后面。我一哭,她就停下来等我,不一会儿,又落下了我,我又哭,她又等我。那时候柳蒿芽刚

刚冒出来,窝在枯黄的草窠中间,掐一根下来挺费劲,每当太姥姥的篮子装满,她的手已经被干草刮划得鲜血淋漓。我对采柳蒿芽毫无兴趣,太姥姥就哄我说,小火,小火,回去太姥姥给你炖大油柳蒿芽。什么大油啊,她只是从不知道藏了几年的小坛子里,挖出一勺带着猪皮丁和哈喇味的猪油,掺在白水柳蒿芽里一炖而已。我不爱吃,她硬让我吃,我就哭,她便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一颗沙半鸡的蛋,煮了给我吃,自己在一边呼噜呼噜地喝起了所谓大油柳蒿芽汤。快要进入夏天了,没有谁再去采柳蒿芽了,她老人家依然不收手,直到院子里、火炕梢、大筐小筐里晒满了干柳蒿芽为止。几十年过去,太姥姥吃柳蒿芽的画面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她一手拿着玉米饼子,一手从嘴里往外抽柳蒿芽长条的老丝……后来我回家上学,母亲把她接来和我们同住,母亲给她买一条新毛巾,她要压在箱底,等着我回来给我用,亲戚给她从上海捎来大白兔奶糖,她连尝都没尝,纸包纸裹地放在炕席下给我留着,最后都化成了粘汁。那时候,因为有了足够的油和肉,太姥姥给我们的柳蒿芽,越发好吃了,大家吃得啧啧赞叹。太姥姥年轻守寡,一个人撑着家里的磨坊,经历了很多苦难。我一岁就当了她姐,她从母亲手里接过我,我就成了她孤独中的支点。她是这个世上唯一把我当孩子娇惯的人。可惜,在我刚刚长大,她就去去世了。如今看到柳蒿芽,就会想起她老人家。

太姥姥认为天下最娇情的事情,就是一遍又一遍地洗柳蒿芽,她不是舍不得水,那时的呼伦贝尔,随便在哪里挖一两米就出水。她说,柳蒿芽有什么可洗的呀,每天长在露雨水里,浑身的草药味,蚊子都不敢靠前,是最干净的天物。把味洗没了,到了肚子里,细虫就不怕它了。

库木勒这个词进入我家族,是由我的大姨夫带来的。他是达斡尔族,自幼吃库木勒长大。受知识分子的熏陶,他爱读书,做什么事都要先动一番脑筋,渐渐地成了我们家团聚的主厨。他做的柳根鱼炖柳蒿芽,那是一绝。白白的鱼肉,绿绿的柳蒿芽,鱼酥糯,菜幽香,间或还浮现几粒红色的大饭豆,使用青花瓷的小碗端到唇边,轻轻一吸,把柳蒿芽细末吸入口中,那清苦的香气瞬间打通了你的任督二脉。然后,再把糯糯的小鱼放在舌尖一吮,鱼肉如骨如髓,瞬间融化。那种吃法,可谓唇齿留香,荡气回肠。我的妹夫认为,在烹饪柳蒿芽菜肴时,使用酱油和味精,相当于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在他眼里那样做无异于暴殄天物。

我也算是吃个柳蒿芽老粉儿了,时长五十年只多不少。关于柳蒿芽,我也有种种的心得。例如,柳蒿芽菜肴不要连顿吃,隔三五天吃一顿正好,整个人都会精神焕发;柳蒿芽喜油,需大油炖,上桌时必须用吸油纸把油吸去,这样才会香而不腻;若是远方的客人来了,给他们做柳蒿芽汤,一定要味道淡一些,循序渐进为好;还有,冬天保存柳蒿芽不一定先用火焯,扎成小捆直接冻,营养不会丢失,吃时更鲜更绿。囤积柳蒿芽,是我每个春天的功课,我一般在早市一开门就赶到,然后一个摊位一个摊位看,掐掐柳蒿芽的茎秆嫩不嫩、汁水稠不稠、药香味浓不浓,符合这三条标准,我会一下子买上十斤二十斤,存入冰柜。我们家的冰柜,是专门为各种山野菜买的。逛早市如读书,时间一长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不应季的时候柳蒿芽为什么没有退市?一开始我还真分辨不出来,哪个摊位上的柳蒿芽是原生态的,哪个摊位上的柳蒿芽是人工种植的。细看,便看出些端倪。野生的柳蒿芽多少有点良莠不齐,掺杂着些杂草,药香味比较大,叶子背面的白霜浓重一些,手感发干,人工种植的柳蒿芽颜色较翠,只有用手掐才可以闻到药香味。我买错过一回,吃起来犹如大棚蔬菜。为此,我特意找那个卖种植柳蒿芽的小贩掰扯了几句。他的摊位上用一块纸壳写着——纯天然柳蒿芽。

我说,你这分明是种植的吧?  
他看看我,回答道,嗯……其实,后园子种的比野生的好吃。

我说,好什么?  
他说,嫩。

我说,那营养呢?  
他回答,一样啊。要水有水,要肥有肥。

我说,但是您总不能把草甸子的腐殖层复制到后园子吧?  
他说,啥叫腐殖层?

我无语。  
他依然振振有词——大姐,你是不知道,科技早进步了,柳蒿芽也产业了,你看满市场多少家都是这么卖的,人们也都是这么买的吃的。多好呀,现在不论春夏秋冬,大棚里要啥有啥……

我是不知好歹。  
于是我开始自己到野外采柳蒿芽,烈日下,蹲下起来,起来蹲下,一披草窠,蚊虫小咬就像烟一样扑个满脸,每每累得腰酸背痛,头晕眼花,每每发誓再也不去了,每每还是要去。一切都因为每每吃得意味深长。

□刘澍

文斌找到文逸飞说,咱家牛再不出栏就赔钱啦!

文逸飞故作轻松地说,爸,您回吧。不就是卖牛吗?卖就是啦。

文斌见儿子双眼灼红、嘴唇浮肿,什么也没说,回了。

马踩着车呢,文逸飞能不上火吗?村里发展十多个养牛户,规模有了,但牛卖不动了。他跑城里,跑商家,打电话,磨嘴皮子,却收效甚微。他深知,牛在一定的时段卖不出,吃喝拉撒,就是无底洞。

文逸飞最不敢面对的就两个人。一是夏国,一是爸爸。夏国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读技校,妻子生病,捉襟见肘。他动员夏国养牛,他就养牛,兢兢业业,终于脱了贫。眼下如果没了牛的收入,怎么得了?爸爸养牛,是被他“逼上梁山”的。

铜台沟是生态文明村,好久不养羊养牛了。这里是山区,有段时间,遍地牛羊,啃得植被覆盖率直线下降,村里老人说:“山露骨,人受苦。”于是植树种草,迎来满山青绿。

让荒山披绿,是老支书一辈的事儿。文逸飞走马上任,赶上了好时候。7年前,文逸飞当选村支书。他说,我是党员,一定要为老百姓做点事情。

文逸飞走马上任,因有好政策兜底,全村戮力同心,日子逐渐红火起来。

文逸飞并没有安于现状,他倡议在发展农业、种好大棚蔬菜的同时,要靠山吃山,发展黄牛舍饲育肥。

点子很好,然而响应者寥寥。要破局,没有示范户不行。于是文逸飞求爸爸,让他带头。文斌说,前年,你提倡搞大棚蔬菜,没人响应,让我带头,我带头了。如今,咱家三个大棚每年收入也有10多万呢,难道不种啦?

他说,爸爸,搞大棚,只有地利的人家才行。养牛,只要勤快,听从技术人员指导,家家户户都能搞。咱村林草充沛,种

□王太生

风凉的傍晚,天已全黑,城市灯火闪烁。站在路口,无意中抬头望天,看到天空中一行大雁,呈“人”字形队列,往正南飞。

这是我第一次在城市夜晚看到候鸟在迁徙。夜空没有月色,有墨色散花状的乱云点缀苍穹,光线半明半暗,这群往南飞的候鸟,它们能看清前方的路吗?

高天上数十只移动的小黑点,从排列的队形看,再次确认是雁。看它们的体态、形状,那么细小,却脚足劲扇着翅膀。这些小家伙们,到底有什么急事,忙着往南赶,即便是天完全暗下来,也不肯停下来歇歇脚。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吗?还是它们想穿过这一片灯火璀璨的城市上空,在郊外找一处避风塘?

雁在晚上飞行时,通过地球磁场来导航辨别方向。雁的大脑内部有一个区域,就像指南针一样,可以判断出南北两极的方位,飞翔途中,如果方向发生偏向,体内会有不适的反应,所以,在迁徙时,不必担心它们会迷路……

在没有星月的晚上,透过城市反射的灯影,遇见一群摸黑南飞的雁,吸引我驻足,久久朝天仰望,直至它们消失在苍茫夜色中。

想到大雁飞翔时,有一只领头雁带着雁群往前飞,队伍中间和后面的小雁顺着头雁劈开的气流,被带着往前。

雁阵中有没有小雁?想是应该有的,它们被庇护在中间,随队形一道向前。

雁阵中的小雁,与我们儿时电影散场,被涌动的人流推着向前,带了出去,有某种相似。

这一群大雁,是今年比较早赶往南方的候鸟,它们感受着午后阳光的灼热和夜晚的凉意。

那些有迁徙行为的鸟类,沿着固定的路线往南飞。

《庄子·逍遥游》中说,“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西风烈鸟,还有鹤。  
鹤的姿态很美,扇动翅膀,呼啦啦地腾空而起,

## 铜台沟

一些用于青贮饲料的作物,加上精饲料,就是人工成本和买牛钱。我有一个同学叫祁山,养牛三年,脱贫致富。

文斌当然支持儿子,他转让了大棚,开始养牛。

很多村民说,文逸飞的爹养牛了,咱也养。

于是,铜台沟成了养牛村。

岂料,育肥牛的销售萧条了10个月,到夏天,竟无人问津了。

这天,文逸飞牙疼得厉害,在村诊所捂腮求诊,祁山来电话说,你不是托我卖牛吗?有人要买我的七头牛,我毕竟是大户,能撑,你家老爷子挺辛苦,就让他卖七头牛缓缓劲吧。

文逸飞说,太谢谢你啦。

祁山说,我让商家去找你。

文逸飞却把商家领到了夏家。

听说夏家卖了七头牛,文斌震怒,指责儿子,咱家的牛早该出栏啦,你呢,胳膊肘往外拐!

文逸飞说,爸爸,夏国太不容易了,孩子读书,老婆看病,都需要钱。我是党员,是党支部书记,如果不一心为民,百姓会怎么看?

文斌喃喃说,也是,当干部的,没个高姿态哪成?

……

这天,舜达公司老总米牧野从铜台沟路过,一队人锣鼓喧天挡住了他的去路。

米牧野下车问这是干什么?夏国说,送锦旗。我们村育肥牛滞销,村支书文逸飞宁可自家受损失,也先为我们着想!

米牧野说我要见这个人。

文逸飞用存放在冰箱里的牛肉招待他。米牧野抚摸一番,说这牛肉好,鲜,嫩,味道纯正。文逸飞说,这牛肉已放置几个月了,如果是新屠宰的,会更鲜嫩、更清香。实话跟您说,铜台沟的育肥牛,喂得是当地的林草树叶等,天然绿色!米牧野说,好啊,实话跟您说,舜达公司是专门生产草原牛肉干、烤牛排和加工牛肉产品的企业。你们的育肥牛我们包销啦!

年底,夏国来村部递交入党申请书,他说,我迫切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也要和文逸飞一样,为村民做表率。

说小小

生命迁徙

风且吟听

细长的颈,修长的腿,伸展开来的时候,是一条流畅的直线。

在落地的那一刻,我看到它那与地面轻轻一触、弹簧般屈缩的腿。

不到帘卷西风的节气,南方的天空中,看不到鹤的踪影。

北方开始下雪。昨天还在优雅地散步,早晨却忽然不见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不知道,鹤离开时,以怎样的方式与北方道别。是形式上绕着曾经栖息、觅食的河流、沼泽,作依依盘旋,还是发自感情深处的仰天长嗥?是真正的天地歌者,在北方的春夏秋冬三季里漫长恋爱,在冬季来临,跑到南方为生儿育女做准备。

鹤在节气里穿行,一对翅膀并不轻盈。负担着教育儿女长途跋涉的责任,找寻着适合于它们安身立命的生存环境。一路上,八千里路云和月的风雨,消耗体内的能量,巧借风的气流,飞飞停停,回到它们生命的沼泽地。

此时,南方天光云影,冷风把大片的芦苇吹得哗哗作响,微黄的芦苇,闪烁草的光泽,正窸窣地为它铺展一个温暖的巢。

鹤,自由如风,却生性胆小,不愿人类去打扰,一只、二只……十几只,落入芦丛中。

我和朋友去看鹤,见到一群大鸟,在头顶舞蹈,距离是那么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生命飞翔的感动。

西风烈鸟,盘旋扑翅是一种能量释放,流露出一种淡定的生命状态。只有高处的舞蹈,才能临空而望。

听着鹤的鸣叫,想到多年前,我也是那只被放飞的野鹤,在生命的旅途中,不知疲倦地飞翔,也曾栉风沐雨,也曾逆风飞扬,一路率真的鸣叫,穿过飘忽不定的气流,迷失在城市的避风塘。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事,人对应鸟,鸟对应人。我们在做生活这道选择题时,是选择做一只大雁,还是做一只鹤?其实,大雁和鹤都是励志鸟,它们代表一种坚持。

西风烈鸟,从远方来,在苍茫中飞行。一群精灵的舞蹈,沿着暖的方向,完成着一次又一次的生命迁徙。

## 山中,万物如初

(组诗)

□农子

土默川

鸡鸣三遍后,太阳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徘徊,像一个陌生的远客

农舍,树林,草垛,以及一切凸起的事物影子细长,把田野赶向无限远处

养蜂人还没有到来。暖意潦草遍野野花像一场大雪,村庄在香气中越陷越深

天鹅,白鹭,赤麻鸭,惊醒了黄河它们将会飞越阴山,到更北的草原

我看见一列火车迎着初阳,像一条青虫爬过川地  
黄河在它后面拐了个弯

夜宿蒙圪气

傍晚时分  
蒙圪气村的沟谷,独对一抹夕阳

这么近距离的夕阳,仿佛风一吹就会从山顶滚落,跌入老四嫂晚灶的炉膛

这个叫银匠的山村,早年的银匠不知所踪唯一的炊烟升起,牵住过路的一朵浮云

老四哥举着望远镜,再望一回山坡上的羊群  
山顶上的夕晖,在他眼中闪烁

夜晚,远处传来露水落地的声音  
好像有人穿过庄稼地,向村庄走来

月光叩醒窗棂  
那是天上的匠人,正把银器打磨成月亮

大雁南飞

大雁飞过时,山矮了矮身子  
天空更高更蓝了

大雁后面跟着风。凉飕飕的风把一坡又一坡草都吹黄了

一场雪的气息在风中赶路。北方广袤的森林里藏着冰雪

我站在山顶,望着雁阵越来越小,消失在天际  
心中最后一片叶子飘落,如空寂的山谷

东山顶上

一轮圆月升起时,东山顶上  
一匹夜牧的马,在我眼中成为剪影

月亮在马头前方停下来。一匹马静静伫立,像是与月亮无声地交谈

这匹浑身汗渍的马  
此刻沐着银光

那晚的天空深邃而幽蓝,仿佛要带着马远离人间。我流下了眼泪,不知为什么  
多少年过去了,日子像寻常的街巷从巷子最深深处,有时会传来,轻轻的响鼻声

山溪

小溪欢唱,并不影响山谷的寂静  
它清亮的流水,象山里孩子的眼神

在谷中平缓处,小溪隐入地下  
象山里孩子躲在窗后,双手托腮想心事

在谷口,小溪溢出地面,流向黄河  
象山里孩子,奔赴城市的茫茫人海

我从城市归来,赤足溯溪而上  
走得泪流满面,却再也走不回童年

等到落日西斜

我在山下的城市,写诗、喝茶  
故乡在山的深处,播种、收获

疲倦时,我望望北窗外的青山  
山沉默不语,像寡言的父亲

年复一年,风吹走我的一切  
仅剩微不足道的爱

最终,我将躺在阴山的泥土上,努力长出草  
开出花,或者成为树的一枝一叶

我希望落日西斜,夜色淹没世界的时候  
浩瀚的天空,依然有着满天星光

诗塞境外



家园 盛利者 摄